

水与记忆：流动的痕迹

文 / 孟煌

在一个无声的早晨,我感到水。

我对水的喜爱,始于1994年——没有理由,也不需解释。它的形状,它的姿态,它运动,它停滞,都是对我无法抗拒的呼唤,那种清澈或浑浊的流动,总是带着无法言喻的吸引力。我常久久地凝视着水,我知道,每一滴水都裹挟着秘密,它们在光影下,或轻盈,或沉重,或安静,或澎湃,这都会让我陷入其中,忘记这些水在世间曾经历过时间的变迁。

然而,水,流动的水,却是时间的象征。孔子曾言,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。水,是记忆的载体,是过去与未来相遇的地方。在这流淌的水流映照着来自于我们内部,用直觉感受到时间的绵延和现实的流变,它触及到了生命最根本的奥秘,这就是存在,是物种生命体不曾停息的延续。我的早期作品中,水的每一次流淌,仿佛都在映射那消逝的岁月,流动的水,似乎总在诉说着那些遥远的故事,那些再也无法回溯的历史。

我从未为水定下任何计划,只是因为喜爱。每年,我总会画水,不多,就两、三张,那些作品没有统一的主题,它是情感的释放、时间的象征,是水与我同在。

2014年7月,那一天,黄河的水让我看见了另一种水的形态。

小浪底水库排沙的景象让我震撼。一条条巨大的水柱从几十米高的空中落下,宛如翻滚的山峰,汹涌的水波与泥沙交织,水不再是温柔的,它变得野性,变得强大。我

要让水成为山的象征,那滚动的、磅礴的力量驱动我,要我和水一起诉说它无尽的奔腾与深沉。

2018年,我定居上海。江南的池塘曾经是我母亲的池塘,我在描绘这些池塘的时候,我便接近了我母亲的童年,由此,我开始了另一段对水的刻画。江南与北方山水的苍茫完全不同。北方的山水显得悲凉,它们在我眼中是沉重的,是带着历史文化印记的。江南的水带着另一种轻盈与湿润,水是亲近和私密的。然而,随着城市化的推进,江南水乡曾经的诗意也逐渐消逝,传统的水乡景象,已经无法再现,池塘的倒影,雨后的涟漪,似乎只剩下了某种失落的气息。

尽管如此,这些池塘和水面的细微变化,仍然深深吸引着我,成了我和往日相连的情感。于是,以水的倒影与涟漪为主题的绘画就开始了,这些都是朴素的,细腻又真实,我不断发现水的另一面:在这黑色的水面上,我看见了一种不属于沉重的轻——黑色的轻。仿佛是过去与现在的交织,在这一片寂静的水域里,历史与现代悄然共舞。

这力量,究竟是什么?它是存在还是流转?每一次与水的相遇,都是一次自我生命的诘问。我对水的感受,正如亨利·柏格森所说的时间的绵延,“眼睛看到的是空间的碎片,心灵感受到的是时间的整体”。我所描绘的也并非瞬间的偶然,而是我们整个流动的、并携带着我们全部历史的自我,是整个生命河流在这一刻的涌现。所有生命都是自由的,是有创造性的。自由意志就栖息在这条“绵延”之河里。绵延不仅是对时间的描述,更是对意识、记忆和自由的重新设定。它告诉我们现实的本质不是那些静止的东西,而是一个永远的流变。“自我”是一个整体,是流动绵延的本身。我们之所以成为了我们,是我们整个生命自由意志的呈现。在水的世界里,我找到了无数的答案,也许,这正是水最动人的地方——它始终如一地流淌着,带着意味深长的深刻与美丽。